

科学預見和宗教偏見

格·阿·古列夫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科學預見和宗教偏見

格·阿·古列夫著
韓華樑、黃式玉合譯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年·武漢

科学預見和宗教偏見

格·阿·古列夫著

韓華樑、黃式玉合譯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公私合營精華書字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frac{1}{32}$ 開·2 $\frac{11}{16}$ 印張·59,000字

1955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7,000

統一書號：2106·7

目 錄

緒言.....	1
I、自然規律与信仰上帝.....	6
II、科学預見未來.....	31
III、宗教預言的虛偽性.....	52
結論.....	77

緒 言

在人類思想的全部歷史中，鮮明地貫串着科学与宗教間的斗争。宗教在有關世界觀的一切問題上都反对科学，因为科学事实与宗教觀念是兩相背道而馳的。有關地球的形狀与年代，宇宙的構造及世界的發展，生命現象的本質及生物的發生，有机体与人類的起源，精神現象与人類意識的屬性，人類社会發展的原因等，这些方面的一切科学成就，宗教都加以否定。

宗教反对科学的斗争伴隨着階級社会的整个歷史。它反映着反動的与進步的兩種力量的斗争。在这个冲突的过程中顯出了科学与宗教的根本对立与原則上的不能調和。因此宗教不僅反对有關自然、人類及社会的任何具体問題的真正科学的解釋，还要進一步反对整个科学，企圖在解决生活上的重要問題時“侮辱”科学，謾罵或者“制止”它，說明它的不可靠和局限性等等。宗教企圖根本否認世界的可知性，因此它就攻擊人類的理智，并千方百計地加以侮辱。

宗教是一种世界觀，这种世界觀以信仰超自然的，亦即以某些“非真实的”实体或灵魂的存在和世上万物似乎都服从于它們的这一觀念为基础。我們無論观察哪一种宗教，就一定会發現它們信仰超“自然”“实体”的另一世界的存在。

一切宗教学說都是从世界的兩重性这个觀點出發的：它們断言說，除了作用于我們感觉器官的物質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我們根本感觸不到的、特殊的“彼岸”世界存在着。一切宗教

都認為这个第二的、神秘的、感觉以外的世界是“灵魂”的世界，同時它們硬說，物質世界完全服从于这个“超然世界”。但是事实上这个第二世界是不存在的。關於这种世界的概念，用列寧的話來說，这是“荒謬的絕頂”，“貧病的幻想”。

基督教、猶太教 伊斯蘭教及現代其他的宗教宣揚說，在自然与人類之“外”，世界之“上”，物的“彼岸”有个全能的，超自然的实体——神的存在，对它來說沒有做不到的事。依照宗教的說法，这个最高無上的实体是我們感觉不到的，因此它是不可思議和不可認識的。但它却又是全权的“世界的主宰”，世上万物唯一的“起因”。現代的一切宗教断言，神創造宇宙并管理它，所以自然界与人類社会的一切事物，只有遵照神的意旨來進行：据說它对人們实行審判与定罪，懲罰“罪人”獎勵“善人”。因此宗教宣揚說，人應該向神禱告，向它討好，在它面前卑躬屈膝，感恩于它等等，因为按照宗教來說，神是一切，人是渺小的。

由上可見，这种对神的信仰引起人們的某种情緒与感受，即宗教的情感，这种情感促使人們崇拜那些非真实的、虛幻的超自然力和履行儀式及其他有關宗教儀式的行为。所以宗教不僅包括宗教觀念，同時也包括与它联系着的宗教情感，以及宗教儀式和宗教機關。

宗教信仰、宗教情緒和宗教儀式使人們变成愚昧，使信仰者的意識混乱，教導他們不用思考，不顧事实，不顧健康的思想。例如，教士們逃避神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問題，他們硬說神是超越人類理解之上的实体，應該不要任何証明就去信仰它。但同時他們却又反覆列举这个“不可思議的”实体的許多特征：他們說，神是長生的，全能的，無所不在的，永久不变的，全善的，全智的等等。假如教会人士硬說神是人類理智所不及的

話，可是他們怎會知道這些事呢？事實上，宗教界人士所說的神的一切都是荒謬絕倫的，因為不能用任何事實來証實它。難怪“教父”特爾吐利安（三世紀）早已宣揚說，宗教應該仇恨自由人類的理智，所以他提出口號說：“惟其荒謬而信仰！”

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奇跡，即把不可能的事當作是可能的，而且實質上他的思維也是反邏輯的，——他既不顧人們健康的思想，也不顧人們的實踐活動。信教者完全忽視了各種現象之間的現實的、有規律的聯繫，因此，世界在他看來就充滿了神祕：他把一切現象都認為是神的意志的表現，即偶然和任性的表現。因此宗教宣揚說，“沒有神的意志，就連一根頭髮也不會從人的頭上掉下來”，並且補充說，人是毫不可能知道這個意志的。“神的道路是不可知的”，“人猜測而神支配”——傳教師異口同聲地說道。可是如果整个人生取決於“神的意志”的話，那麼人就只有禱告求神，盼望神的幫助，並馴良地期待這種幫助。因此宗教要求其信徒們耐忍、溫順、听从自己的命運。

由此看來，一切宗教都是欺騙人民群眾，並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群眾的一種巧妙手段。它認為在對抗性的社會中所有剝削制度都是“天賜的”，因而也就是正義的。結果是，改造社會仿佛是毫無意義的事了，因為革命鬥爭是“反對神的暴動”。宗教一面宣揚死後世界的幻想，並對那些毫無怨言而馴良的（“忠誠的”）人們預示將有天上的恩惠以報答他們在地上所受的一切痛苦，一面硬說地上的幸福是不可能實現的。

這樣，宗教按其本質來說是一種反動的勢力。但這並不否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某些教會人士在一系列主要的政治問題上能夠而且正在轉到勞動人民的立場上來。可是這些正直的人們由於自己反對剝削階級利益的行為，照例遭受着不僅來自政府方面的各種迫害，而且來自資本主義國家宗教界方面的各種迫

害。

作为人民利益真正代表者的苏联共产党对宗教不能采取中立的态度，它对宗教进行斗争，像对其他陈腐和有害的观点与傳統一样。

共产党把反对宗教偏见的斗争看作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对反科学的宗教世界观的思想斗争。科学与宗教在各个方面完全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说科学所依据的是事实，是科学的实验，观察和经过生活的严格考验并被证实的结论，那么任何宗教所依据的只能是圣经等的传说和幻想了。现代自然科学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一切科学成就令人信服地推翻宗教教条。真正的科学不能容忍对自然界和人类的生活具有宗教的、虚构的概念，因此科学和宗教是势不两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严格地科学的学说，是改造世界强大茁壮的力量，是我国人民主导力量——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列宁写道：“马克思学说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给了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任何辩护资产阶级压迫的思想相调和的完整世界观。”●

如果说科学增强人们的力量，武装他们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话，那么宗教恰恰相反，它削弱人们的力量，并把他们变成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可怜的奴隶。因此宗教的世界观不仅是荒谬、妄诞的，而且是对劳动人民有害的。因为它麻醉他们的理智，使他们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最近帝国主义思想家与传教士们一道接连不断地提出许多愈来愈新的愚化劳动人民思想的方法，目的在于引诱人民群众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可是世界上没有哪种力量能够消灭这个运

●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9页。

動，因為，正如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說：生活中新生的并且日益成長着的东西是不可戰勝的，要阻止它向前推進是不可能的。

科学与宗教的不相容性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科学的預見与宗教的預言上，因此本書主要就是談這個問題。

為了建設共產主義必須有鮮明的遠景，從而就應該善于觀看未來，因為不可能靠碰運氣和盲目地前進：不能只局限于今天的一切，還必須想到明天，想到我們的未來。為了要領導就必須有預見，這就是說，要及時明白眼前正在發展着的事物的意義和新的發展過程的意義，然後才能按照總的發展趨勢來駕馭它們。人們常把沒有生活遠景的人們比作划船手，他們孜孜不倦地划着槳，可是不知道水流把他們沖向何處，看不見浪頭會使他們撞着礁石。宗教信仰者通常就是這一類的“划船手”，正如以前所說的一樣，因為宗教宣揚說：“人猜測而神支配”，所以一切都是不可知的神的意志。

共產黨正滿懷信心地領導着蘇聯人民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因為它清楚地預見到歷史事變的進程。它擁有極好的、能够毫無錯誤地了解社會生活現象的指南針——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的學說。勞動人民的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在他們面前揭露宗教世界觀的虛偽和無力，就是要把保證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事業勝利的真正科學，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性与偉大性告訴他們。

下面从科学預見与宗教偏見方面所舉出的一些实例可供愛好研究的讀者作為有益的思考的材料。

I 自然規律与信仰上帝

宗教給予我們一幅虛偽的世界的圖画，它所繪出的事物与現象都不是它們实际上所存在的那樣。它用幻想和歪曲的虛構的概念代替地上的、自然的、真實的力量。這就是說，宗教的世界僅僅存在于信仰宗教者的意識中。因此馬克思指出，在宗教中統治着人的是他自己頭腦的產品：人竟在自己幻想出來的作品面前屈身下地！

只有科學才能使我們正確地了解事物与現象。因為它的出發點是：一切物品、物象、物体和現象都是客觀地存在着的，即在我們之外并且不依賴于我們而存在着的，人們是用自己的感覺器官和思維在自己一切日常實踐活動的過程中認識这个外在世界的。通過實踐來檢驗生活經驗、階級鬥爭和技術所提供的知識不僅是必需的，而且是認識世界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關，所以正是这个科學的，而不是宗教的世界觀給人以知識，使他能够積極地影响自然界，統治自然界。人們的各种与改造自然有關的活動証明：任何超自然的，即在自然界之“上”的，物質的“彼岸”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我們把什麼叫做物質呢？那就是人感覺得到的、在我們感覺之外，并且不依賴于我們感覺而存在的和被我們感覺所複寫、攝影、反映的東西。物質不僅是我們感覺唯一的源泉，同時也是自然界一切過程的起因，因為一切都是由物質構成并由物質產生的。科學証明了物質的任何粒子都是处在經常不斷的

運動中，而運動是物質存在的方式：既然物質存在着，所以它就運動着，即相互作用着，變化着、發展着。但宗教却認為物質的運動和變化是在某種“彼岸的”，超自然的，世界之外的一種力量——上帝、靈魂等等的影響之下進行的，因此我們應該認為宗教的世界觀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從世界本身，從物質的特性去了解世界，這就是作為真正的，先進的科學基礎的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則之一，這就是它與任何宗教根本不同的地方。

因此必須注意到，哲學家自古以來就分成兩大極端互相敵對的陣營，即兩個哲學的“派別”。有一個陣營的哲學家們取得唯心主義者的稱號：他們肯定“宇宙精神”（實際上是說上帝）先於物質或者自然界而存在，而把自然和世界當作是它的產物。唯心主義者與擁護宗教的人們一樣，本質上承認上帝創造世界，否認物質的永恒性。另一相反的陣營的哲學家們取得唯物主義者的稱號：恰恰相反，他們根據科學與實踐的材料肯定物質的永恒性，因而否定任何關於創造世界、關於超自然等等的概念，把一切現象產生的原因歸結為物質的運動。因此我們就得談談這兩種不可調和的世界觀，即宗教唯心論的世界觀和科學無神論的世界觀。

事實上，宗教的世界觀本質上就是唯心的，因為它的基礎，正如列寧着重指出，是這樣的思想：以為存在着什麼“自然界之外，同時又是創造自然界”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俄語所說的上帝。至於說到作為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基礎的世界觀，則按其本質說來是無神論的，因為它是從唯物主義原理出發的：即世界按其本質說來是物質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現象都是運動着的物質的各種形態。所以世界之外沒有任何東西，也就是說，它是統一的。

恩格斯在說明唯物主义特征時寫道：“……唯物論的世界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來的成分。”●

真正的科學對世界本來面目的了解是合乎真實性的：它與宗教不同，既不附加以任何東西，也不減去其任何東西。一切科學的發展證明，世界之所以是統一的，是因為這是一個統一的物質的世界：世界的統一性就在於它的物質性，——它實質上是物質的。因此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一切都以自然界本身為前提：自然界中的一切只是作為永恒物質的這種或那種的運動和變化的形式而存在着。

應該注意到的是，原始人與自然界的關係本來就是很自然的，即實際上是唯物的，雖然那時他們簡直是沒有什麼世界觀。這是因為那時候的人對他周圍的世界已經有了某些的認識，雖然那時還沒有通常所謂的科學。要知道，沒有知識是不可能影響世界的：為了生活就要勞動——自覺地行動起來，積極去改變自然。當人建築房屋，製造衣服，耕種田地，總之為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時，他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造自然的。可是要使勞動有效，就必須通曉各種自然現象的規律、相互聯繫和因果關係。

數千年來，在和自然界進行鬥爭的長期過程中，人們不斷積累關於他們周圍世界的事實，這個材料就成為科學的基礎。也就是說，科學的根源是人類各種各樣的實踐活動，是人們爭取生存的鬥爭，是他們征服自然力的努力。因此科學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在生活資料的生產需要影響下，即在社会物質生活的需要影響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頁。

科学在自己的發展过程中，一个个地揭穿了自然界的“秘密”，从而擴大了人類社会的力量。毫無疑問，人類在了解与征服自然力中，獲得自己所有一切重大的勝利，不是依賴宗教觀點，而是依据科学材料。

由此可見，科学是由实践產生的，而实践也是在科学影响下前進着、完善着和進步着的。科学与生產活動是不可分离的：他們相互依賴，相互制約并使彼此充实起來。所以恩格斯指出，假如社会提出了技術的需要，那么这种需要推動科学的前進勝过几十个大学。

事实的确如此，很多最重大的科学發現都是由于純粹实践任务的解决而取得的。这就是科学不可戰勝的力量！这正說明，科学不是建筑在宗教的幻想上，不是建筑在無根据的、空洞的想像上，而是建筑在人類歷代經驗所積累下來的事实上，即建筑在知識上面的。

科学收集下來的許多实际材料首先告訴我們什么呢？

它証明自然現象与社会現象是普遍相互依賴的：一种現象引起另一种現象或者影响另一种現象。任何現象都是由某种自然的，物質的原因决定的，而它本身却又是另一种現象的原因。在所有現象的过程和更替当中可以看到規律性，也就是一定的正确性，連續性，重複性，往往甚至是周期性。

这一結論是，在世界上，即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現象由某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毫無規律地、任意產生。这样的事情，春天过后有時是夏天，有時是冬天；河流凍結忽而在冬天，忽而在夏天；由黑麥种籽里長出來的有時是黑麥，有時是蕁麻，等等事情，是不会發生的。所以世界不是一些沒有联系的、零碎的事物和現象的堆積，而是不可分离的，統一的整体，也就是說，一些事物和

現象不僅并存，而且是此一事物和現象有賴于彼一事物和現象而并存。它們处在相互作用中，处在一定的联系和依賴中，因而互相制約着，所以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

拿凶猛的野獸，草食的動物，植物界和無機界來做例。初看起來這些不同的事物，都是彼此完全隔離的，但实际上它們之間有着極其密切的联系。猛獸的生存首先依賴草食動物來做它們的食料；草食動物依賴植物界，而植物本身則又自無機界吸取養料。同時一切動植物的有機體不能沒有空氣和水分而存在。可見自然界中的一切，彼此都是聯結着的，因此，對每一個現象應該看做不是孤立的東西，而是與其周圍現象有着密切联系的東西，它們影响着這個現象，決定着它的發展。

由于達爾文主義——偉大的英國自然科學家達爾文所論證的關於有機界發展的學說出現後，自然界各種現象的普遍联系，就更加明顯了。達爾文用大量的事實證明，各類動物和植物不是互不依賴地發生的，而是彼此有機地，不可分離地联系着的。達爾文用貓影响到紅三葉草的收穫的驚人實例，極其明顯地說明了自然界各種現象的相互联系。事實是這樣的，三葉草是靠大蜂進行受粉的，而大蜂的敵人是田鼠，田鼠的敵人就是貓。因此貓多的地方田鼠就少，田鼠少的地方大蜂就多，結果三葉草的花便能很好地受粉，使收穫量大大地提高。

米丘林的唯物主義生物學是達爾文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它全面地揭露着有機界現象的普遍联系。米丘林和他的繼承者以不可反駁的說服力證明了，有機體是处在與周圍的物質環境不可分離的联系中，如果改變物質環境就可以有目的地去改變有機體。因而他們昭然若揭地証實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物質原因互為因果的，內部有着無窮的联系。

因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無規律地發生的，而是在最嚴格

的互相依賴性中發生的，所以科學的任務首先就在於發現世界發展的規律，亦即找出事物與現象間的因果的、深刻的有機聯繫。假如現象不是有規律的互換，那麼現實便成為雜亂無章、一團糟的東西，也就不會有依賴性與重複性。可是事實是，在相同的條件下，事物與現象之間的聯繫、它們的互相依賴性到處都是一樣的。世界上的一切，肯定都是有規律的，——我們認定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不是上帝隨心所欲的任何一種意志。

任何現象在不同的條件下不同地進行，但卻完全按照一定的方式。例如，沸點依大氣壓力為轉移：在高山上沸點比在海面上低（約低10度多）。而這就是規律。山上大氣壓力低，因此水開很容易，不必過分加熱就開了。所以不管現象過程怎樣依周圍的條件改變而改變，但它每次完全都按一定的方式，嚴格而合乎規律地進行着。同樣的原因，在同樣的條件和同樣的過程中，永遠並且處處產生同樣的結果，但假如世界上出現某種“上帝的意志”即超自然力的話，那麼這種現象就不會有了。

規律是從事實中根據科學觀察引伸出來的，它不是指個別事物與現象的個別特點，而是指它們最有特徵和最本質的，即它們毫無例外地每個都固有的那些特點而言。通常科學規律所表現的現象間的聯繫或多或少是穩定的、牢靠的，因而也就由此產生相對的重複性。假如現象間的聯繫沒有相對的穩定性，那麼現象就不會重覆，自然，這就意味着沒有規律的任何可能性，即意味着意志的統治了。

從現象的普遍互相依賴性的事實可見，原因和結果處在相互作用中，即現象影響現象。原因引起結果，同時結果也影響着原因，所以在這個普遍的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結果是經常在互換位置的：在這種聯繫中成為結果的東西，可以在另一種聯繫中成為原因，反之亦然。總而言之，原因和結果之間存在着

内部的、有规律的联系。因为它们事物与现象普遍相互联结的表现，千丝万缕相互依赖的表现。

各种相互依赖性的知识是人类所有各种各样实践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实践才是真理的可靠标准和真正尺度。关于事物与现象的因果制约性，相互依赖性，规律性的学说是任何科学的基石。但宗教团体的代表人物却不会同意这点，因为它与信仰神旨、天命、上帝的意志是矛盾的。例如，1946年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接见天主教哲学家们的招待会上公然宣称，宗教不仅不能与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妥协，而且一般也不能与基于认识自然规律性与因果制约性而对存在所作的任何解释相妥协。因为，按照庇护十二世的话来说，唯物主义世界观“既不能使人满足，又不能给人幸福”，也就是说，它是对宗教世界观的一个打击，阻碍着宗教毒素的散布。

所以各种色彩的唯心论者，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千方百计地力图歪曲，颠倒规律性的概念，企图使这一概念具有哪怕是半宗教的性质也行，这是毫不足怪的事。为了这个目的，唯心论者企图否定规律是从客观现象、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中引伸出来的这一事实：他们断言说，规律性无非是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人的理智才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

例如，德国著名的唯心论者康德曾断言说：不是自然界给人以规律，恰恰相反，而是人给自然界以规律，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规律性是人的意识赋予自然界的——在人的意识之外没有任何规律性的存在。但这完全是个毫无意义的观点，因为像秋天过后便是冬天，冬天过后便是春天这类的规律之不依赖于我们思考到这点而就在自然界中存在，是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不怀疑的。康德关于自然规律的唯心主义的学说，实质上

把自然界变为理智的產物，因而与人類的一切經驗發生矛盾。

可是現今在資本主义國家中尚有这样一些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他們从自己的階級立場着眼極力企圖支持这个荒唐的觀點。例如，英國天文学家爱丁頓斷言說，自然規律沒有被人類从其經驗中引伸而出，所以不可能認識它們。因此他硬說，實踐不能成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并說这个标准只有对門外漢——“外行人”才有用。不足为怪的，这位学者竟武断到这种地步，說可以把“超自然的因素”帶進科学，而实际上他与真正的科学也因此斷絕了關係。

不管所有這類擁護宗教立場的“思想家們”如何地詭辯，但終不能忽視人類在自己社会歷史實踐中，使自然規律为人類本身利益服务这一不可辯駁的事实。同時我們的實踐活動不可辯駁地証明，規律性是客觀存在的，即不依賴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这些規律性实际上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实际存在的依賴性在意識中的反映，因为世界是物質的有規律的運動。

这个原理不可能为任何唯心主义的詭計所推翻。唯物主义是对自然界的客觀規律性和对这种規律性在人的意識中近乎正确反映的承認。我們有關自然規律的知識是如此之多，甚至現在整个自然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至少基本特征已被我們解釋和明白。

*

*

*

在为制定關於世界正确的科学概念而与宗教世界观所作的斗争中，各种自然科学起着重大的作用，因为它們的成果正在排除一切有關超自然的观念。因此列寧不止一次地指出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密切而不可分离的联系，并認定这是唯物主义即無神論世界观的不可摧毀的力量。

实际上，自然科学証明：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規律性的，